

吳

興

藝

文

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目錄

補遺文

漢獻帝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又詔勅

孫策

襲烏程侯謝表

駱統義烏人孫權領會稽時統爲烏程權民戶過萬咸稱其惠

上吳主書

韓愈

與陳給事

京書

李德裕

問泉途賦

爲沈傳師

范祖禹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

宋光宗

賜李彥穎求言詔

陳耆卿

賀章參政

良能

啟

陳誠之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周麟之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制

宋宰輔編年錄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制

葛邲特進右丞相制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章良能叅知政事制

沈該

易小傳序

張綱

沈昭遠改官制

沈昭遠除戶部郎官制

崔敦詩

楊俊昭慶軍節度使依前從舉佑神觀制

章良能

罷韓侂胄制

罷陳自強制

程大昌

示後

朱熹

暖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回劉知縣

君房

書

孫覲

芝亭記

胡仔

茗溪渙隱叢話後集序

倪思

吳興六街菴記

李心傳

井研人同第道傳寓湖州塋弁山俗稱太史灣史云奉祠居湖州乃湖字傳寫之訛

道命錄序

曹士冕

跋烏鎮本

范成大

過湖州紀游

陸游

跋却掃編

呂祖謙

薛常州

季宣

墓誌

節取湖政蹟

陳傳良

常州薛公行狀

節文

楊萬里

賀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啟

賀蔡寺丞年啟

賀袁叅政 說友 啟

同新知通州葛丞寺啟

與江東萬漕 元亨 書

常陽

女紅餘志小引

龍輔

自序二首

胡儼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錢惟善

題王逸老書

于文傳

休寧縣贍儀堂記

吳興藝文補卷六十七目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十七

烏程

閔元衢康侯補遺

韓昌箕仲弓較定

與陳給事

京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
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

同進者忌始之以目隔之踈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按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

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
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
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以孫策襲烏程侯詔

漢獻帝

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

又詔勅

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鴟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

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効節乞
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
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
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

襲烏程侯謝表

孫策

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
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
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

所怯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
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驚
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
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
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
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
辟四方惟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
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
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
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

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
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
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
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
顧窮盡輕剽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
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
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
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
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

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化所滅疆
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
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
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
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
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

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

問泉途賦

并序

李德裕

問泉途思沈侯也

沈侯傳
師也

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

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
辰美景不廢賞心嘗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
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
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盼被霄漢之輝光君
聳駕于長沙余建旆于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

生之樂康謝既好于綵竹陶亦間于壺觴雖爵服之已
貴何憂思之未忘竇瑟獨奏于門庭王顏不畜於洞房
今則逝矣前榮可傷于是託意青夢久而乃寐問冥昧
于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于行樂死何用于
虛謚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
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
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
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
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

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蠻貊仍託形于介鱗獨
人没于泉下不得同于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于
昊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弘石迫無極而值克躬有明龍
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于道窮

封還臣寮論浙西賑濟事奏

元祐六年七月

范祖禹

臣謹按唐代宗大曆中霖雨損稼渭南縣令獨稱縣境不損遣御史按實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何不仁如是乎貶渭南令爲南浦尉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宰相陸贄請遣使賑恤帝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譖諛揣所悅意卽侈其言上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常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使宣撫水災憲宗元和六年南

方饑遣使賑恤將行帝戒之曰朕官中用帛一匹皆計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果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見主名而致于法帝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其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耶朕適不思而言耳命速蠲其租賦古之人君聞有災害唯責人不言

其救災唯恐人惜費又恐不及于事陸贄李絳賢相也亦專信守臣奏報惡言者之小其事以緩君心之憂也今國家建都于汴實就漕輓東南之利京師億萬之口所食贍軍養民皆出於二浙此乃國之根本豈有不思其所從來今陛下一方之赤子嗷嗷然有到垂之急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立而待也方呼天赴詆開口待哺以延朝夕之命爲之父母者忍惜力而不救乎臣竊詳臣寮所言朝廷已賜米百萬錢二十餘萬州縣亦自依條發倉廩作粥飯救濟人行將少蘇矣臣竊以作粥救

饑最出下策夫民已至相聚食粥則疾疫將起饑困愈甚死者必衆此乃災傷之極正當憂慮豈得便爲少蘇又言細民習爲驕虛以少爲多其弊已久臣竊謂常年小有旱澇被訴災傷僥倖之民容或有此今浙西災害甚大民已流散乞食迫於死亡方且疑其習爲驕虛而不之信何其忍哉又言乞詔監司州縣詳具災傷分數賑貸行遣次第各行申奏而懲責其尤甚者臣竊謂朝廷以侍從之臣爲一路鈐轄又選差監司以往行未及境未及設施朝廷既不憑信鈐轄監司之言又戒約監

司州縣如此臣恐官吏束手不能有所施爲上下觀望
各求苟免夫奏少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廣此乃過
之小者正當闕畧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
自今官司必以爲戒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又臣竊
言異同不可不察乞下鈐轄提轉及蘇湖等五州各令
開具逐州水災所及凡幾縣幾村或無漂蕩廬舍溺死
人口及高田無水與水退可耕之地各約若干並令詣
實申奏不得相關稱涉謬妄乞重行降黜臣伏見近日
浙西申奏自今年正月大雨至六月太湖泛濫蘇湖秀

等州城市竝遭水浸田不佈種廬舍漂蕩民棄田賣牛
散走乞食臣謂朝廷聞此當令官司如救焚拯溺猶恐
不及今若降此指揮逐縣逐村造抄割廬舍人口田
土數目饑荒之際此等行遣必爲煩擾一事不實卽憂
及罰闔境皆死未必獲罪如此則賑濟却爲閑慢百姓
愈無救矣又言近日別遣使者支撥斛斛百萬見錢度
牒約二十萬不爲不多若見今未種今秋無獲則向去
賑濟之期甚遠所差去官當相度事體措置有一失當
其害非輕今所差去官與時暫遣使不同若向去賑濟

期日長遠此乃本司職事在彼自當任責當且委以歷
置不須約束免有疑惑觀望臣竊以今水潦方降秋田
殊未有望審臣僚所言今秋無獲本路必更奏請朝廷
亦當接續應副則前日所賜未足爲多况斛斛只令出
糶官不損直常平倉本無給散之法唯廣惠倉許賑濟
不足方許通支常平放稅及五分處仍不得過所限之
數兩倍浙西鈐轄司近方奏乞不限石斛尚未降朝旨
又奏夏田元未放稅以此觀之官司守法止有賑救不
及之事必無過當之理臣僚又言乞令賑濟官司措置

稍大事件並申取朝廷指揮其急切不可待報者雖許
一面施行亦須便具畫一奏知所貴朝廷察其中否緩
急未便可以抹止臣伏見英宗時臣叔祖鎮出知陳州
辭曰英宗宣諭陳州累年災恤卿到彼悉心賑撫臣鎮
至州方值春種卽發常平倉貸民種糧提刑司奏劾官
吏詔釋不問陳州至京不數日可以往返然猶不先奏
而行恐不及於事也神宗時西京大水遣卽官一人御
藥院內侍一人賑恤多方救濟北京亦然朝廷未嘗先
有條約以防之也今兩浙在二千里外事稍大者若須

申奏比及得報卽已後時雖急切許一面施行若官司畏避事無大小一皆奏請不敢專行則此法豈不爲害臣伏覩浙西鈐轄轉運司前後奏累年災傷今歲大水以至結罪保明奏乞斛斛度牒又云父老言四十年無此水災近奏蘇州饑民死者日有五七百人饑疫更甚於熙寧時又湖州奏貧人入城死者相繼遺棄男女官爲收養據此則災傷輕重亦可知矣今詳臣寮所言大意唯以朝廷所賜錢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故欲考察虛實懲責謬妄然臣之愚慮竊謂朝廷已賜錢

刑自二十萬德深澤厚又選監司以往免更臨遣專使
今監司方出國門錢斛纔至本路卽降此指揮約束百
姓必謂朝廷重惜錢斛輕棄人命百二十萬已厭其多
將來乏食日遠復何所望所吝者財物所失者人心况
本路有鈐轄司轉運提刑司互相監臨而轉運司主財
不欲多費故祖宗以來賑濟委提刑司蓋恐轉運惜物
也監司州縣有凶年饑饉皆不得已而上聞亦豈肯于
無災之地賑不饑之民耗散倉廩坐失租稅以取不辨
之責哉今唯當戒飭官司多爲方畧存活人命寬其約

束責以成效廢幾餘民早獲安堵唯給散無法枉耗官廩拯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措置乖方所宜約束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遙爲處畫也若監司得人此弊自少誠使有之則人言相傳亦豈可掩臺諫足以風聞彈奏朝廷足以考察按劾未爲晚也今先降此指揮徒能牽制撓亂其所爲耳伏望聖慈以遠方生靈性命爲念無以官司賑濟過甚爲憂其臣寮所言伏乞更不施行所有錄黃謹具封還

賜李彥穎求言詔

宋光宗

卿精忠粹德士林之冠冕嘉謨石畫今代之著蔡膺聖
父之圖任助冲人之緝熙養浩家居心在王室軍國之
務至熟悉也朕不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
眷想

賀草參政

良能啓

陳耆卿

渙發冊書晉陪國論基命於夙夜宥密之地又資制勝
之籌明政于國家閒暇之時今倚同寅之助精神胥契
體貌益隆切以陳泰階之六符名獨崇於槐府拱北極
者四輔實參扈於楓宸惟道全德備足以衡石萬幾惟
實大聲宏足以笙鏞群動人方世乎天亦開顏篤生魁
壘之英丕輔升平之治恭惟某官爽邦哲匠間世真儒
挺繁霜大雪之嚴襟懷浩蕩挹霽月光風之勝氣節崢
嶸垂視冰山屹存砥柱卒以安劉之畧助成誅霍之謀

化瑟旣更憲綱獨秉旌預黃屋股肱之托進陪紫樞心
腹之謀案邊瓊以科條孜孜于護風寒之處討軍實而
申儆汲汲于未陰雨之時坐成道德之安強端出規模
之宏遠肆疇庸於黼屨亟參乘於鈞衡稽武王之四人
官不必備視漢庭之諸老多奚以爲便當架明堂之柱
以峙不拔之基詎容卷大厦之材而鬱未施之澤時幾
天與事業雲興坐恢三五經載之傳遠邁二十四
考中著之懿某嘗于比日獲拜下風甫安縛竹之居忽
聆拜麻之命摩娑巧鈍附麗休明天實助其飛騰人盡

爲之鼓舞鼠肝雖薄亦追隨塊石之中鳴尾仿崇且長
室之之上

沈該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制

陳誠之

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
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
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沈該肅括而闕深端厚而果達
學窮道與沂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
繇從橐出馳使輶從容而定謀謨尚魏絳通和之策始
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爲國以奉公靡徇私
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

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參決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釐於邦采文昌正位躡三等之崇階俟社稷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於一人惟叶力故建立罔愆於百度共收來效用繼前修

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內則共奮於事爲尹虺

德享天心誓永堅於忠蓋

沈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制 周麟之

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
終之遇睠時慰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盼上印
之寵其敷予命以告在庭具官沈該早負通材浸膺劇
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
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典藩首能副當饋思賢
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迄今三年試之
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

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疑致煩言之可噴
既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內循補袞之疎力丐垂
車之佚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
能於與議姑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
名賜真祠之吉祿蓋循彝矩庸示眷懷於戲慮天下之
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
忠往卽里居尚厯猷告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兩柄以恢遠圖宜得老

成之儒贊吾夙夜之命爰疇禮聖 薰公朝具官蔣邨
學洞古今文叅造化議論通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資稟
粹和得東南溫厚之氣小心一德事朕歷年徧儀華近
之班備罄論思之益父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聲名
充滿於朝廷竄爲先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斗極之嚴
萬邨特進右丞相制

宋宰相編年錄

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
爰簡盡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實贊政幾之繁肆
擢自於元樞沆奮熙於百揆誕揚制綽顯告廷紳具官

葛邨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宜哲之規識
遠用宏動辨經權之會粵繇實茂寢展謨明稔殫政路
之勞陞總事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時嘉素蘊之旣
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於台司宥密
而殫厥心聿觀成績彌縫而藏諸用允藉宏猷是用釋
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任俾同寅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
仍文階采邑之增示厚禮徽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
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承辟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
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邁於前賢尚服訓

言式對褒命

葛邲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制

宋宰輔編年錄

咨股肱於揆路實司庶政之權付管鑰於陪都式藉重
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祈解於繁機肆出膺於
隆委誕敷制綽敷告廷紳具官葛邲迪行忱恂賦資溫
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祕謀雅輸輔翼之勤尤嘉舊德
逮遍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本務彌縫而
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疊聞議者之言願

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
回念其在公之盡瘁用頒宸指俾釋宰司書殿隆名班
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每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
惟厚於戲觀納誨之益置諸右以具宜思告猷之忠順
於外而勿怠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敢忘遠
畧而儲副之友必得英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
作賓於東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

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
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忠鯁所形撓逆鱗而弗忌法
守是執愠羣小而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
盡嘉水鏡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鷂之擊顧乃直而不
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姦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
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庸采僉言晉陞近輔惟一賢
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更藉
儲闈之贊旣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
階庸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章良能叅知政事制

宋宰輔編年錄

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赫本兵茂著五年之績
中書之叅大政遂隆四近之聯寬穆師言肆敷渙號具
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苑摛詞典誥可
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迪於予
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
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成偃武修文之效久賴協恭
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試可庶

裨萬務之機微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
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罄九臣贊
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收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
以懌

易小傳序

沈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唯動則有占不動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

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
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
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
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辯貴賤所以明不可
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辯逆順有遠
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始終二材就列六位時成此
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辯吉凶
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
不居唯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爻也者言乎其

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用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
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道
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
已輒以臆說妄窺淵奧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指又以
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焉耳夫觀變玩占
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
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
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
不遺其大者也

沈昭遠改官制

張綱

昔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承史有味其言見稱後世矧予樞輔眷簡迺僚謂爾有材形於論篤名見便殿言合朕心宜進厥官俾乃舊服往承休命益勉所聞

沈昭遠除戶部郎官制

張綱

以版籍考戶口之耗登以地征制財用之出入民部之職即實叅之惟爾蚤勵材猷亟蒙器使效官樞府有裨密議宜升省戶益究厥能往修而官以副朕足國裕民之意

楊倓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

崔敦詩

奉祠宮而均逸久參儒職之華開將闢以展容盍示恩
章之異眷惟禁路時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
之會誕敷丕冊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
而肅括忠義由于世濟通明稟於天資才略應繁亦發
矧而自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積
著功勞之盛逮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卽里居深見
靖共之譽茲被張旌之遣曾無引道之艱是用申錫濫

綸優加茂典建齋壇而授節撫瓊管以殿藩明庶以功
實參圖於素効克紹乃辟尚追繼于前規仍從仙館之
遊復啟侯封之寵陪敦采邑增衍真畬於戲治匪異塗
材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威儀則多是昭馭
貴之體克祗厥訓益固乃猷

罷韓侂胄制

章良能

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畧力小
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於顯
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
周歷於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
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
靡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
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權盟致兩國之交
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

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乃務爲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
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
旣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儻令尚處于廟堂
何以迄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
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
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

罷陳自強制

章良能

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
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拂巖瞻宜從策免茲奮由於獨

臣庸恭告于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瀛廣大任本
謂東之有沉厚之畧亟用自宜冀期胡廣無騫直之成
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
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
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一餽覆而任何以勝暨
權臣輕啓乎熒端與隣境頓垂于和好兩郡疲于糧餉
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
擬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
于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

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滯盈
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

示後

程大昌

程大昌世爲徽州人休寧縣治之南三十里而遙地名會里西北固有山名西山對西山而東南行其墻圍負畧可數百丈者大昌之祖居也鄉名會里共聲呼之遂變爲外裏也大昌年二十一歲當紹興十三年中國學弟子選至二十九歲始得科第又積年五十七歲而長吏部若官若學多在浙右徽境又無第宅可歸遂以吳興寓屋爲家而處孳累焉其地在州城東花鹿橋西一二十丈地耳身雖飄汎而首丘之念常拳拳也紹熙二

年念此身老矣子孫將爲浙人遂敘世系鄉里以貽之
凡爾後人未能復歸先廬則其著叙邑里雖百世以外
猶當繫綴徽州也爾之世世祖先塋壠皆在會里旁側
何可他識邪淳熙二年大昌用郊恩當侯而本新安以
明土著者爲此故也紹熙三年五月一日寶文閣直學
士宣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大昌書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朱熹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于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于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善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之意又不勝其拳拳

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懲亦不以是爲嫌也又况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

四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及而妄論之以附于後云慶元丙辰八月戊申朔朱熹

回劉知縣

君房書

朱熹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倚即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窺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卽棄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返班而某踈伏

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爲恨也不
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
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芝亭記

孫 顛

仁宗皇帝山陵議欲廣求吉地於永安四境之外時司馬溫公在諫省公奏言塋者藏也古之塋者北方北首未嘗擇地擇地卜日蓋出於近世塋書淫巫瞽史不經之說士庶之家拘泥陰陽遂有累世不塋者臣常欲朝廷禁絕其書以弭害教亂俗之弊其後公誌夫人清河郡君張氏之塋曰君以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以二月辛巳晦塋涑水先墓蓋用士逾月之制也吳興陳公令舉都官嘉祐中舉制策第一名震天下王荆公當國

上疏論青苗之害得罪貶南康稅官不幸遇疾而沒既
葬而地學者以爲不利遂改建今車蓋山之上墓有亭
歲久蠹敗子孫拘畏不敢葺葺歲時饋祀間遇風雨無
尺椽片瓦之覆則席地山下望祭而旋公之孫左朝請
大夫湯率力排羣議斷然不疑乃卽故基琢石爲柱旁
累磚甃以取固一亭屹然壯麗深穩十倍於舊他日展
墓躬掃除布几筵設牲醴薦獻拜跪至於竣事周視松
楸徘徊瞻顧猶不能去是歲五月產靈芝三本一芝出
新亭甃甃之間二芝對植於塚前九莖三秀劓見一時

奇形異狀皆應圖謀父老縱觀太息以爲未曾見也夫
夫公讀古書學古道高風絕塵度越拘攣之議固已迨
配溫公於百世之下而山靈土伯復効殊祥於羣疑衆
愠之時所以表異學士大夫尊祖之意公今八十五歲
彊健精明如壯者諸郎皆著士籍墳墓之祥家庭之瑞
有蘭有芝壽福固未艾也某與公爲同年進士公之子
文連尉晉陵出公所記芝亭示余三讀感歎遂書之卷
末紹興歲次己卯六月日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胡仔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茗溪之上
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
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茗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
詩句不忍去之遂再採摭因而鑿拾羣書舊有遺者及
紀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
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
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
發揮其指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

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息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
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
閒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
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
焉

吳興六街巷記

倪思

蓋吾湖城北隅皆佛地云諸梵宮雜列於此者臥佛飛
英相接鱗次今歲嘉定元年三月六日有物浮水而來
衆聚觀之乃一大士像也臥佛寺僧如賢呼衆請之重
若干觔不可得盡呼其大小咸集而像愈重適有尼性
虛自北門來跪而告曰得非大士別欲有剗乎信如是
虛當一手舉焉果如尼祝衆乃大駭時有居士王松羅
性旁觀之歎曰佛旣從尼請其於此地有緣乎願捨地
一方屬尼廬之不數月而廬成因巷當城市之衝問名

於余余敬名之曰六街夫學道之人惟其心不惟其地
苟能心持正覺念主不二卽日往來于三市六街人人
皆佛也若以垢污其本來以業障其面目卽居崇山曠
野之地茂林修竹之中亦應迹而非玄修外像而非真
境故是大士也不於吳興諸山顯其形而必於城市不
於長溪巨浸現其像而於茲地一杯水中露其金身幻
體其浮也孰爲浮之其不可舉也孰爲不可之其舉而
以尼也又孰爲因緣之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
吾知大士固以慈悲度世若示人以學道不必深山禪

寂不必曠野而三市六街皆可入道名以六街衆議之
謂何大衆咸大歡喜作禮曰惟命予因書之石以誌茲
菴命名之自吳興淨因居士倪思正甫撰併書時年六
十有七

道命錄序

李心傳寓公

嘉定十有七年正月正元日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詔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爲宋儒宗雖屢被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益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

人之學不傳夫道卽學學卽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爲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嘗岐爲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僉邪謔語之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爲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往從而自詭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叅取百四十年之閒道學廢興之故萃爲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爲天下安

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不實爲之而非悖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爲厄已甚矣而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

皆出于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出或入之士義利交
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爲
有焉能爲亡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于生
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

跋烏鎮本

曹士冕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鑿木家塾或遇良工
摸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
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
紋比到雪上獲一本于向氏叔堅之齋偶缺兩卷且以
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
頗勝諸帖惜其間差誤數字爲可恨耳趙宰叔愚云丙
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齊舍族人者偶不記爲
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過湖州紀游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軋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十六日宿震澤十七日至湖州泊碧澗堂十八日湖守薛季宣士龍開宴方祈雪蔬食而且張樂十九日將游北山石林薛守願同行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已傾頽西廊盡拆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味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之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畧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

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過巧鐫削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巖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至道旁以補闕空者方公著書擇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

莽荒薄闇遊子相與徘徊嘆息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
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山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
沒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
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雪川有兩玲瓏
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
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
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
洞穴千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壑磴中窈如
深谷堂前小池石如牛馬虺墮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

之石巖積嵌巖巧恠萬狀缺缺清泉泓泓荒桂覆其上
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嘗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
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之所居
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
下一鼓後矣二十日發湖州十八里宿橫山橫山雖小
乃截然溪上蔽遮一川若前無路者相傳爲嘗川風水
向背之要二十一日發橫山宿德清縣二十二日泊舟
左顧亭訪縣中知識數家大抵倚山瞰溪易得卜築之
勝前戶部侍郎李公子至之居甚輪奐其兄叅政之子

德甫者居郭外據一丘整裘歲嘗過之今其人亡室已
虛矣聞運使沈度公雅方考室往觀之甚潔而庠堂之
簷手可接也公雅數傳過庭所教常有知止易足之說
意其規摹出此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亭前兩大枯木
可千年德清古物餘不知他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
前與其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時所作龜溪
倚山而薪蒸貫溪而不數得嘉魚以其密邇行都盡販
以往風物已不逮曩年出郊三里遊城山頃歲赴太學
試道病暑三宿晚對軒題詩壁間故在凡僧寺皆南向

此獨反北故夏無涼風聞自此過武康總二十五里道
間有梅花村以千萬計客行有程不得住午發德清宿
德清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茗溪館

跋却掃編

陸游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以紹興以後事淳熙已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徐度字敦立吏部侍郎從睢陽寓弁山

薛常州

季宣

墓誌

節取治湖政蹟

呂祖謙

公既數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力撼擢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棄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讐殺不顧公亟屏絕死獄大

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輟土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吏之公嘆曰郡國幸無事而八輩頡頏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黥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裒歛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共億稍餽校軍興前五六倍吏朘法摘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

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征掇其強半郡調度頗安所以殆復爲他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鑄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䟽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羅賈錢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遺函封相繼多格于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却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

常州薛公行狀

薛文

陳傅良

公除知湖州上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奇爲能煩卿
輔郡與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中
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州
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分
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爲今監司給曆州縣以凡收
錢據實係曆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明者
公獨首奮爲當路言之其略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
爲率分隸四爲糶本六爲係省錢其後廼始增以二分
分隸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寔尋於奇羨矣

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爲額以十分分隸之七爲
總制增稅三爲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椿
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
勝繁矣而隸額如故旣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
彌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以寬弛予
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強半官吏自救不
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爲錢二十二
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爲錢五萬八千九百有
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

增稅爲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
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今且但得八十萬錢
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爲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
足况不盈此耶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此推
見他筦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先椿
上供諸雜須之餘迺係曆分隸庶幾可行不然不敢奉
詔取曹憲逮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臺諫
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迺寢前奏湖無苗米饑軍歲糴
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爲緡錢二千一餘萬自添差武臣

賀袁叅政 說友啓

楊萬里

簡隆宸陛序陟政途耀神武折遐衝旣資廟筭建太平
興大政式藉弼諧綸綍竦傳紳綏胥慶恭惟某官直方
剛大廣博精深道德所宗孰不知泰山北斗之仰文章
之作蓋取法三代兩漢之餘早繇卽省之華旋被侯藩
之寄辰猷入告方司雨露之邊夜席俄前遽躡星辰之
上比課坤維之績亟疏渙汗之恩蓋自群鶴出蜀以來
咸徯舟楫濟川之久甫聽尚書之履又懷會稽之章惟
其持方以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迨復青氈之舊薦膺

黃紙之除宥府同寅曾未乾于詔墨宰廷贊化果正拜
於冊書仰溼養之素深諒規謨之先定中台虛席職已
總於機衡顙面正朝位佇登於魁柄某甫介行李欽聆
制麻屬嬰承薪之憂致稽削牘之敬尚憶拜公于鄭鄉
之日頗辱稱譽其蕭寺之題暨再入於修門遂屢瞻於
翹橐乃至閭曹之常伯尤蒙刮目於旅人今兩賢皆升
於宗工而一介陸沉於邑債

下缺

回新知通州葛寺丞啓

楊萬里

布帆無恙尚記江頭楓葉之秋尺素相思忽得隴首梅花之信蓋清風朗月必思於玄度而高山流水久隔於昌黎側聞千騎之除不越兩淮之近如欲占公論之存否胡不砥善人之屈伸恭惟某官所學深造於道原餘事通達於國體語妙天下親傳前輩之典刑虜在目中自任當世之勲業舊嘗在漢廷羣臣之右者晚乃取唐家一障而乘之袖閱之手幾年塞上之馬再至未容蠶之建卽有璽書之追某臥病荒寒懷人悒跂誰其見

太白於禹穴願言問信於何如安得逢杜甫於山空
想別來之太瘦抒謝不敏摘詞未殫

與江東萬漕

元亨

書

楊萬里

其頃在江左年丈東歸不得一見猶獲一再致書本几
其謝病先歸遂與世絕姓名不入修門書問不致通貴
有如平生至親至厚孰與年丈者亦復作踈其勢然耳
文以山藏海蘊之學瓊琚玉珮之詞光風霽月之望妙
齡孤秀漢廷無右立石螭兼西垣天下尚竊遲之而論
事剴切抵觸當權脫然冥鴻之高翔赫以腐鼠而不顧

公論勃鬱久而後伸東漕未足爲慶然直權臣之前謾
誦太史之留滯亦良快善類不平之氣矣青瑣復還不
風則莫

女紅餘志小引

常陽

余細君龍氏性夷淡令淑兼善屬文外父爲蘭陵守元
度公授家多異書細君女紅中饋之暇輒細閱之擇其
當意者編成四十卷時置几頭命曰女紅餘志今年屬
余宦游京師細君精差其最佳者手錄之僅四十之一
附以詩選內余囊中昔徐淑能文秦嘉方軌文君擅詞

相如比肩余乃自切束于制科深有愧于古人茲當勉
焉以副吾細君贈是編之微指耳武康常陽序于 太
平官舍

自序二首

龍輔

鄙觀載籍頗多僻祕女紅之暇每一沉醉推玄底妙庶
有別于瞽者一日屬君讀何遜詩不解山枝詠新識意
鄙聞之笑曰彼奈何忘越人歌耶山有木兮木有枝心
悅君兮君不知政何所謂詠新識也因于閒日稍有所
識以便觀覽要多婦女家事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則操
管握牘非婦人之事明矣鄙也不才性多憂憤不有吟
咏將成大病與君倡和時聊爲之以代藥石非敢言詩
然有愧于古訓多矣昔楊子謂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
爲然綜古文辭者徃徃不鮮聖賢不之非鄙敢借以自
解

武康常氏當是郡守同之後

元衢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後

胡儼

趙文敏公書法精妙在故元時爲第一此書筆勢翩翩

猶碧梧翠竹鸞停鳳翥見者無不愛之至於風神蕭灑
真如中散慕仙浩然有煙霞之想而光彩映發又若華
星之出河漢卿雲之麗層霄彷彿不可名言也尚書夏
公得此卷以示余展玩終日不能去手凡觀公之書者
不可求之點畫之間當如觀馬具九方臯之目可也

題王逸老書

錢惟善

王逸老宋南渡後號能書者其一時聲價猶唐之推稱
張旭懷素也逸老又兼能畫不知旭素之在當日亦能
畫否今不可考顧各有所長或在此或在彼弗可強擬
倫也識者以余言爲何如

休寧縣瞻儀堂記

于文傳

予得謝居吳中客有儒其衣冠自徽之休寧來者曰王
詵伯詢以邑學教諭管瑾子瑜書爲容先踵門求見肅
入就坐歷道休寧大夫唐君之賢邦之人士德之無以
報稱建生祠于學徵予文以記之予復之曰生祀非古
也姑據近事證之昔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圖而存之
春秋則陳於公館而瞻禮焉後乃爲堂于廳事之東取
已故侯之像列書其上采韓文公孔廟碑名之瞻儀宋
叅政石湖范公記其事示不忘也今休寧諸生不忘唐

大夫之德卽新學西序繪其像而奉之亦此意也堂以
瞻儀名不亦可乎或疑郡守之於縣令勢分有嚴柰何
是不然方今天下壯哉縣卽古千男之邦而况守令者
皆有承宣之責於身以瞻以儀豈有異哉且吾聞唐大
夫之治休寧也始至以興學爲先務於是棟宇一新士
之亨廣則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書之于石未
幾以民之困於賦役也設法均之不數月而事集復有
國子助教危君素江西儒學提舉范君隴前後爲之記
至于縣署之門樓歲久傾圯更鼓不明撤而新之民不

知役則又見於今翰林黃公潛所撰之文是數公者當
今能立言之士不妄許可而皆以稱道其美呼唐君
所以得與於諸公者亦必有道矣由是庶民得安于田
里行旅歌謠於道塗爲士者鼓舞於序庠固其宜也休
寧之民何其幸耶漢之朱邑桐鄉一嗇夫耳民懷其德
及入爲列卿天子器之嘗曰吾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
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果然唐君宰休寧
三年有歲六事具舉吾知其自此升矣則休寧者其唐
君之桐鄉乎可尚哉唐君名棣字子華吳興人